

冬天的寒风中,梧桐叶从树上飘落下来悄无声息。看着发黄的树叶,思绪回到了早春4月,它像翡翠一般挂在树上美不胜收。仅仅过了大半年,它就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走向了它的归宿。真是生命有限,美好苦短。

落叶如此,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生命的东西,都逃不脱死亡的结局,这是自然规律,无法避免。落叶留给我的是启示,对待生死问题,要顺其自然。尤其是面临死亡之际,祭奠品,什么纸别墅、纸轿车、纸家电等等一应俱全,烧得火光冲天,硝烟弥漫。过路人避而不及,虽有怨言,也不敢声张。

民间的现状是,对长辈过世重丧以尽孝。有的“隆重”程度甚至超过了结婚迎娶的喜事。在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一些富起来的农民,治丧很舍得,大把花钱。两年前,我在浙江一个地方,见过农家办丧事的场景,只要到场的人,对遗孀鞠躬,不管男女老少,每人一包中华烟。不一会,20多条中华烟就发完了。

我的记忆显然错位。我想起音乐老师许涵咏的时候,眼前会出现七旋八转木头楼梯尽处的阁楼教室,耳畔还会固执地飘来舒伯特的《圣母颂》或是郑秋枫的《颂歌献给毛主席》女声虔诚纯洁的咏叹。那是1966年底或1967年上半年,小学一年级的音乐课上不可能唱《圣母颂》。《颂歌献给毛主席》则是瞿琮、郑秋枫1972年的作品。当时唱的应该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这些歌,但我总想不起教唱的细节,以致整个记忆有些飘忽不定。倒是《圣母颂》和《颂歌献给毛主席》这两支歌曲美丽的长音能让我想起许老师教唱时动听的示范歌声,甚至似乎能看到二十二三岁模样的许老师坐在琴凳上弹钢琴时曼妙的侧影和教唱时撮圆了的好看的唇形。

但四层楼高的雄视石库门建筑群群的阁楼教室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错位,七旋八转的木头楼梯在我的印象里很像袅娜旋转的歌曲长音。许老师把教室钥匙挂在我胸前,我就成了她的音乐课代表。我得提前五分钟让同学们整队出发,才能在上课铃响前把班级带进阁楼教室坐定。许老师早已坐在琴凳上,打开了琴盖试音。先教我们识简谱,然后练唱音阶,从低音到高音,我们一起如爬坡一般努力跟唱。跟唱到高音区,很多同学声音像漏气似的跟不上去了。许老师就给我们讲丹田气,用气息把声音托起来。我们当然理解了,许老师也并不计较。下课时我们男生盛行斗纸田鸡的游戏,倒是记起了许老师说的丹田气。我们吸一口气稳在小肚子里慢慢用力吹,纸田鸡便如装了马达似的突突突跳着前进,把对方的撞个白肚朝天。

阁楼教室里的歌声听起来十分美妙。有时我们在上体育课,听得高高的阁楼教室飘出许老师教唱的歌声和学生跟唱的童声合唱。阁楼教室的天花板

随后,租来的10多辆出租车,每辆车顶都装有LED走字屏,不断变换字幕,如“沉痛悼念某某大人仙逝”、“永远怀念母亲”等等,一路驶向殡仪馆,引得周边行人驻足观看,而赞许声还不少呢。

我们上海大概是见不到如此如此的丧事了,但想把丧事办得“像样一点”的仍不在少数。更有一些焚烧立下遗嘱,丧事俭办,不事声张,悄然离开人世,也是可取的一种文明方式。

丧家祭奠去世亲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绿色环保的理念在深入人心,祭奠的旧模式也该改一改了吧。这两年,上海过年再也听不到炮仗声,闻不到硝烟味了,流传千年的风俗说改就改过来了。我想,丧事俭办也当同步推进,“红与白”

会像瘟疫般蔓延。可许老师不愠不恼,走到男生跟前,手抚摸着男生的小脑袋说,唱毛主席语录歌一首,调皮荡然无存。我确实有些奇怪,那些皮大王怎么在音乐课上就没办法真正调皮开来。那可是个太容易调皮捣蛋的年代。

许老师只教过我们两学期,后来听说调到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去了,留给我们深长的思念。奇怪的是,我的思念里总是响起那两支歌曲咏叹式的长音。长音飘向穹窿深处,飘向海天尽头。我想,也许是这隽永的长音最能表达许老师的品质,最能代表无论哪个年代都永远能涤荡灵魂的艺术之美。



再稍偏一点往下放,上臼脱出,门就卸下来了。我们几个同学放学后回到家就这样卸下门板平搁在两只长凳上权当乒乓球台,中间横一根竹竿,两头用砖块将竹竿架空。当年有块光板的乒乓球板就算是不错的啦,有的同学自己动手或叫家长找块木板锯削,有的同学甚至找块巴掌稍大的木板握在手上就打上。刚开始那阵子,打乒乓球是“弹高球”,双方你一板我一板能将球打到对方台面上就算可以了;慢慢打熟练了就有“抽球”了,硬木板抽球,倒是爽利,只要抽到,“啪”的一下,对方根

离去的方式

王妙琳

我有一年在企业报当编辑的郁姓朋友患胰腺癌,年仅59岁不幸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挂遗像。我觉得朋友的“三不”遗嘱有点绝情。但转念一想,这无疑跳出了老的风俗惯例,有一种移风易俗的意味,令我感叹不已。所以,自今年初以来,我有意识地关注起新民晚报刊登的讣告。而且每条讣告都看得很仔细,目的是想了解当下民风的现状。到目前为止,报纸上的近百条讣告,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几乎80%以上的都是丧事俭办,许多丧家连普通的追悼会都不开了。

丧事新办的新风扑面而来。今年10月5日,享年104岁的全国著名针灸学家朱汝功仙逝。百岁老人而且又是中医名家,按照传统习俗,丧事完全可以当作喜事来办的。从报上的讣告中得知,

朋友老李有个喝早茶的习惯,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就起来,匆匆忙忙梳洗一下,就急着往茶馆跑。这时,茶馆里早已人声鼎沸,他泡上茶,也就融入了进去。他问我去不去,我一来喜欢清静,更要紧的是,我秉承母亲的家传,自煮茶喝。



本还手不及。就这样“架起门板成台,搁根竹竿当网”的土办法打了好多年,乐此不疲。1969年初下乡插队落户以后,没有条件打乒乓球了,只在梦中梦及和同学们快乐打乒乓的场景。1979年离开农村后基本也没机会碰球。直到年届四十,调到区机关工作,车库楼上的中厅场地置有三张乒乓球台,中午休息时段个把小时可利用,我方才约上同事,每周两三次挥拍锻炼,不亦乐乎!

根据朱老先生的生前意愿,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同样,今年2月18日,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去世也是静悄悄的,她生前说过死后不开追悼会。她走的时候像一片落叶归根,更像梁山伯化蝶西飞。只有一群粉丝守候在华东医院门口送她上路。大师平静而淡然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和她一生热爱的上海。这是她选择的人生舞台上最好的谢幕方式。

人固有一死。开个追悼会缅怀一下无可非议,不开追悼会也是尊重亡者生前的意愿。如今丧事俭办的人越来越多,说明这股正能量在深化改革的社会中集聚起来了。今年9月18日,著名天文学家南仁东身患肺癌病逝。他是中国“天眼”的首席科学家和总工程师,可谓国家的科技大功臣。但他却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真是可敬可佩啊!

像落叶一样离去,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一天。但能不能做到落叶那般宁静和优雅,则是另一回事了。

“母亲牌”四季茶

杨其雄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那时候,农村大都是原生态的,大自然有许多馈赠,供我们享用,勤劳的母亲既要田间劳作,又要操持家务,她劳作是一把能手,操持家务又有一大特色——煮四季茶。

春天,是万物复苏生长的狂盛期,一阵春风一场春雨后,大地铺上了一望无际的绿绒毯。菜园四周的竹围栏上,移植过来的野生金银花率先领长,这种茎攀植物疯一般地往上蹿,绿油油一片,风一吹,叶子银铃似的摆动。母亲瞅准时机,把藤头摘下来洗得净净的,晒得干干的,剪得短短的。“雨后春笋”,新竹(笋)长出的同时,老竹上也有新叶绽放,摘几片竹叶芯,与金银藤一起泡出来的“金银花竹叶茶”,有清香淡雅的感觉。

夏季,饮茶量大。五月麦收,母亲把收获的大麦精选二升淘净,晒干,炒焦。再加许些焦锅巴碎沫,用以泡茶,不仅有大麦的清香,还有米饭的甘甜。母亲把茶泡在铜茶壶里,又用绳把茶壶吊在井里,在酷热的夏天吃上一口这样的凉茶,真是舒爽到心,我们戏称这是母亲牌“冰镇米麦茶”。

秋季,大地到处是野菊花,母亲不失时机地把菊花采集下来,晒得干干的,加上薄荷叶,泡成菊花薄荷茶,喝一口,既有菊花的醇香,又有薄荷的清凉。

还没到冬季,母亲就把挖起的生姜切成片佐以白糖、桂花腌制了。腌到八成熟时,又晒干。这就是“桂花生姜茶”的原材料了。寒冬里,吃一口这样的茶,嘴里甜甜的,肚里暖暖的,心里满满的。

母亲煮的四季茶,与自然同步,与天地齐心,当然,更是一份爱的美味。

多次去过厦门,这一回是应邀出席在厦门举行的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客机进入厦门上空时,我见到一座呈L形的宏伟的悬索跨海大桥,巍然立于碧波之上。那是海沧大桥,连通厦门与海沧半岛的台商投资区。厦门是一个海岛,往日从福建内陆到厦门要乘坐轮船,如今“四桥一隧”把厦门跟内陆连成一体——除了海沧大桥之外,还有厦门大桥、集美大桥、杏林大桥以及翔安隧道。

机翼下出现成片的红色屋顶。客机降落在厦门岛东北角海滨的高崎机场。高崎有点像日本名字,其实跟日本无关。那是因为机场附近有临海的小村叫高崎。高崎原名高碛。碛,弯曲的堤岸之意,唐朝诗人孟郊的《寒江吟》中便有“碛岸渐峻嶒”之句。只是碛字有点冷僻,后来演变成崎字。

正是秋高气爽时节,到了厦门却秋雨沥沥。前来接我的沙小姐笑称是我把雨带来了。她告诉我,厦门已经38天艳阳高照,就在我到达的时候突然下场雨来了。翌日我从《厦门日报》上得知,原来这是一场人工降雨。当地气象部门发射了98枚装有碘化银的火箭弹。火箭弹在云中爆炸,碘化银扩散,形成大量的凝结核,使水汽凝结成雨滴,终于解除了厦门广大菜农的燃眉之急。

高崎机场离市区只有12公里,一路上花团锦簇。厦门自古就是白鹭的栖息地,有着鹭岛之称。洁白、美丽、高雅、祥和的白鹭,成为厦门这颗熠熠生辉的东南明珠的象征。我见到从身边驶过的公共汽车车身上,还刷着“当好东道主,喜迎金砖会”的标语,因为一个多月前金砖五国首脑在厦门聚首,成为鹭岛的特大喜事。大约只花费20多分钟,轿车便到达我所住的磐基酒店。在那里吃自助餐,几乎半数的菜肴是海鲜。厦门四周是海,海鲜是这里的强项。诸如生鱼片、炸黄鱼、煎鲳鱼、炒海瓜子、蒜蓉扇贝,应有尽有。

厦门建造了环岛公路、步行道,环岛而游,海阔天空,低头看海浪,抬头观鹭鸟,乃是市民休闲美事。我去了厦门大学之侧雪白的演武大桥,那是因建在古演武场遗址。那是一座环海的景观大桥,海那边的美丽小岛鼓浪屿尽收眼底。演武大桥桥面最低处桥标高只有5米,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离海平面最近的桥梁。厦门刚刚建好地铁。厦门许多地方乃填海而成,在松软的土层中建地铁不是易事。

入夜,厦门流光溢彩。尤其是那四座大桥,用数千LED灯光装饰,成了海上的“星光大道”,美不胜收。海沧大桥在海面倒映下,如同彩虹降落入间,而集美大桥则如美人侧卧,那两座起伏的桥梁拱犹如“小蛮腰”。当然,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厦门岛上的新地标,即落成不久的高达三百米的双子塔,在夜幕中闪闪发亮,如同一对擎天柱兀然矗立于厦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入夜之后,厦门所有路牌也都亮起来,原来这里的路牌不是水泥的,而是做成长方形的灯,红色发亮的路名令人一清二楚。

在厦门美术馆举行的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不仅读者众多,而且购书热情甚高,出乎我的意料。这一回,我带来《海峡柔情》等八部新著,每一部都像砖头那么厚,很多读者整套购买,沉甸甸的用双手抱在胸前站在长长的队伍中。与我同台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她签名时省略了敬字,只写一丹两字,速度大大加快。最感为难的是那位曾在电视剧《红楼梦》中饰演贾宝玉的欧阳奋强,这四个字笔画多,面对众多的“贾粉”,他怎么也写不利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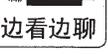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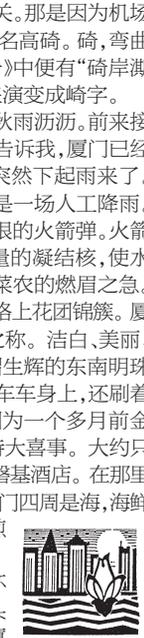
我每一回来厦门,都必去鼓浪屿,这一次也不例外。在内厝澳码头上船——厦门的许多地名都带“厝”字,在闽南语中是家的意思。上船之后,我见到船舱里放着一架钢琴。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姑娘叮叮当当弹起了《鼓浪屿之波》。像这样在渡轮上摆放钢琴,恐怕只在这里才有。我不由得想起,曾经在鼓浪屿采访钢琴家殷承宗的家,而与他家相邻的则是钢琴家傅聪夫人卓一龙的家。小小的鼓浪屿拥有近千架钢琴,钢琴密度为世界之最,所以被誉为钢琴之岛。

七夕会

级群众性的乒乓球比赛,获得了名次。有时,球友们还外出参加外区球友邀请的乒乓球友谊赛,开阔眼界。球友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的年过七旬,也有未过三十的小伙。共同的兴趣爱好使大家走到了一起。打球中小歇时天南海北、谈古论今无话不谈。球友们又建起微信群,互通信息、网上聊天,传递正能量。不定期喝茶、聚餐……难能可贵的是日常生活中球友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谁有事需帮忙招呼一下,大家都会欣然前往。小小银球伴随我们,将快乐人生进行到底。

新游厦门

叶永烈



边看边聊

李宗贤

声飞出窗口的时我们还总看到很多鸽子追着歌声飞过窗口,飞向蓝天的深处,阳光便也仿佛斑斑驳驳绚烂地闪着。



健康

欧洲之巅少女峰

吴玲娟 摄



七夕会